



两安瑶族乡村民唱山歌



瑶族村民正在对歌



两安民俗瑰宝——冲白糍



两安瑶族群众在制作油茶



乡民们在劳动休息时传习蝴蝶歌



村民们正在跳羊角长鼓舞



羊角长鼓



节日里村民聚集一起“座歌堂”



沙坪村举行瑶族“盘王节”祭祀活动

瑶乡三宝

□廖超文 杨小飞



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两安瑶族乡古称“保安”、“安乐”，地处钟山县西北部，为钟山、富川、恭城三县结合处，乡镇距钟山县城28公里。两安乡位居深山腹地，境内山清水秀，田园风光秀丽迷人，当地民风淳朴，民族文化丰富多彩，使用的方言多种多样，有瑶话、本地土话、西南官话等。数百年来，人们在这古老而充满生机的土地上劳作，创造了源远流长、斑斓绚丽的文化遗产。其中，门咪歌、羊角长鼓舞、蝴蝶歌等便是两安乡极具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瑶族“门咪歌”于2010年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它是两安瑶族人民歌唱爱情、劳动、礼仪的原生态歌曲，具有浓郁的民族性、独创性和历史性，也是钟山文化的一朵奇葩。

“要想唱歌就开口，要想喝茶就洗手；边打油茶边唱歌，神仙哪有我逍遥。”在两安瑶族乡沙坪村，我们亲自领略了钟山瑶族门咪歌、蝴蝶歌和瑶族羊角长鼓舞的魅力。

“摆开油茶阵，搭起对歌台；唱得星星落，赢得妹妹来。”歌声、笑声、嬉闹声伴随着打油茶的锅碗瓢盆交响曲响彻大

瑶山。这里的瑶族同胞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似乎人人都会唱瑶族门咪歌，而且出口成歌：“瑶山油茶香又香，欢迎贵客来品尝；今朝幸会来年聚，和睦生活万年长。”客人们一边欣赏犹如天籁之音的原生态瑶族门咪歌，一边品尝原汁原味、香醇可口的瑶山酥油茶，颇有一种返朴归真、其乐融融的感觉。门咪歌谐音“妹来”，意为青年男子渴望爱慕的情妹妹来到自己身边，它有一个关于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典故。相传钟山两安瑶族祖先定居大瑶山时，强盗猖獗，猛兽出没，生活环境极其险恶。每到晚上，家家户户关门闭户，不许外人进，不许家人出。一些到了谈婚论嫁年龄的青年男女寂寞难耐，便以唱歌的形式倾诉相思之苦：“一帘淡月起相思，霜打梧桐愁满枝；把酒常吟漱玉赋，抚琴又唱兰词。可怜暖帐空留枕，怎奈香闺任作诗；紫燕南飞终有日，鹊桥望断谁人知。”

“瑶族门咪歌最早由情歌演变为今天可在任何场合、任何情境演唱的男女二声部歌曲，曲调

悠扬、旋律优美。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这么珍贵的艺术财富，我们要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。”瑶族门咪歌代表性传承人黄凤英道出了自己心中的梦想。听罢瑶族门咪歌，再赏羊角长鼓舞。转鼓、踏步、收腿、回腰、碰角……这套由多人合作的舞蹈，动作粗犷，节奏明快，舞者配合默契，音韵铿锵，令在场客人大饱眼福。今年65岁的老艺人盘福贵，舞起祖宗留下来的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羊皮长鼓，身手矫健，动作敏捷，声如洪钟，让人惊叹不已。盘福贵的爷爷、父亲都是跳羊角长鼓舞的高手，父亲把这项技艺传授给他，如今他又收女儿和孙子为徒，现在已是五代传承了。关于钟山瑶族羊角长鼓舞，也有一段传奇故事。相传有一天，瑶族的祖先盘王带领瑶民到山高山密的山上打猎，盘王被凶猛的山羊用坚硬的犄角挑伤，滚落山下，挂落在一棵泡桐树上不幸身亡。一同打猎的瑶民，会同盘王的儿孙，四处寻找

盘王下落，结果在泡桐树上发现了已经气绝身亡的盘王。瑶民们伤心欲绝，齐心协力追杀那只祸害盘王的山羊，最后把山羊打死了。愤怒的瑶民扒了山羊的皮，砍下泡桐树，做成了一个直径约20厘米、高一米多的长鼓，借以祭奠盘王。此后，瑶民们为了纪念盘王，取下山羊角，做成成长鼓，并创作了瑶族羊角长鼓舞。从舞者的动作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扮演山羊的演员动作大多是围绕长鼓（代表盘王）设计的，意为向盘王忏悔认罪。瑶族羊角长鼓舞历经数千年的演变，表演形式已发展为集歌、乐、舞于一体的瑶族民间舞蹈，主要表现瑶族祖先盘王及其子孙开辟瑶乡的勤劳勇敢。它是瑶族人民生产、生活以及艺术上的真实写照。目前，羊角长鼓舞已成为钟山瑶族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瑶家人建房、祝寿、结婚生子、庆丰收以及祭祀等都要表演长鼓舞。每逢过大年、盘王节、耍歌堂等传统节日，更是少不了这套让人耳目一新的舞蹈。

这是猪们最不幸、人们最高兴的一个月了。丽江的腊月，在声声入耳的杀猪声和纳西族人的欢歌笑语的交织中度过。

不是有“纳西打瓦努”（纳西腊月疯狂）之说嘛！日历一翻到农历腊月，杀年猪就是丽江纳西人的头等大事了，也有心急的，腊月还不到就提前动刀，春节时再杀一头，向别人炫耀着家底的殷实。但绝大多数家庭是选在腊月杀年猪的。腊月杀年猪正逢时节，大概有两个因素：一来纳西族人号称是祭天的子民，祖先们就把养肥的猪杀了过年时祭天，也就有了杀年猪的习俗；二来是腊月天气正寒，正是制造丽江赫赫有名的腊排骨和腊肉的好时节。上祭天地老祖宗，下慰劳舌尖上的纳西人，腊月能不乐哉。

猪一杀，狂欢也就接踵而至，有肉吃有酒喝有烟抽，不正是开心时刻？腊月一到，纳西人见面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你家哪天杀猪？”而没有猪杀的城里纳西人，见面在回答“最近在忙什么”这句话时，答得最多的是“在忙着参加杀猪宴”。

一杀猪都会请个客，辛劳了一年，请亲朋好友吃上一顿，有聚一聚乐一乐之意。同时，也有向老祖宗汇报和向别人展示富足之意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即使是在“文革”这样大唱“越穷越光荣”的年代，纳西人的宰年猪习俗也没有丝毫改变。那时，在农村每家都有一头商品猪的上缴指标，在缺少少粮的年代，往往要喂两头猪，而且要把大的那头上缴给国家。年幼的我曾跟着大人从团山赶着一头猪，走10公里路到如今的古

城南门和三家村对面，向食品公司缴猪。沿路都看到去缴猪的人和猪，而猪如果太瘦体重不够则会被退回来。留在家里的小的那头的口粮得从人的口粮中省下来，赶紧催膘，然后在腊月里宰杀，照例是要请客的。而且每家每户比的是猪的肥瘦，有三指膘和五指膘之说，意即猪的肥和瘦是用手指数来量的，量的是肉的厚度，猪越肥越显家底的殷实。如果只杀了一头三指膘的猪，那一

起他家，得罪了亲朋。去吧！不用带礼金，扛上一件啤酒就行了，再说有纳西人特制的“毛补”（米灌肠子）可品尝，何乐而不为。但没完没了的杀猪宴，乐过了是肠胃也受不了，还费了时间，整天奔波也疲累。腊月的杀猪宴，让人又爱又怕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腊月的另外一个狂欢是放鹰，腊月天高云淡，正是放鹰的最佳时节。小时候，我在老家团山跟着大人参加过几次放鹰，那真是放松身体、放松心灵的狂欢。时过境迁，现在的丽江早已寻不到鹰飞兔走的场面了。在农村，除了婚嫁之外，以起房盖屋的宴会最多。我总觉得纳西人的一生是紧在起房盖屋上了。起一栋房子除了人住之外，比的是富有，比的是阔气。每个儿子长大后都要有一院房屋，

于房子也就越起越多，宴会也就接二连三了。而城里的宴会除乔迁之外，却以婚嫁居多，特别是在结婚、订婚、请柬会像雪片般扎堆而来，往往弄得人一听到鞭炮响，就神经质地紧张起来。特别是腊月，有一个一年中最为大吉大利的日子——腊八。那天，往往一天要参加三五个甚至八九个宴会，只恨分身无术。纳西人不像汉人一样爱喝腊八粥，但腊八这碗喜酒却比汉人的腊八粥辣得多了。感受也如赴杀猪宴一样，不去得罪人，去吧，乐是享了，但肠胃受不了，时间耗不起，也是让人又爱又怕。

我常常想，腊月是名副其实的纳西人狂欢月，谚语说的“纳西打瓦努”，这个“努”还有一层意思是疯。是啊，玉龙雪山再冷的寒风也挡不住纳西人的腊月情结。

（摄影：杨小飞 拉姆 李桂庆 陈晓杰）

“纳西打瓦努”

□和振华(纳西族)